



小灶灯前自煮茶

■琦珪

去后街买菜,暮色朦胧,寒风拂面,却送来一缕缕淡淡的茶香,使凛冽的寒意减淡了几分。是临街的那户人家,屋里已亮起了灯,门口有个炉子,炉子上有个陶罐,煮着茶,咕嘟嘟唱着歌。这户人家有古意。每到冬天都会在门口升起炉火,炉子上总放着个陶罐,炖肉,熬粥,煮茶,一街的香。

从前光阴慢,人们在炉火上煲汤做饭,煮茶温酒,仿佛总是有着那么多生活的闲情。尤其是煮茶,翻开一本本古人的诗词,到处萦绕着醉人的茶香,让人羡慕古人的慢生活,拥有着那么多闲情逸致的时光,在一壶壶茶香里慢慢消磨着,屋外飞雪,而内心像简朴的屋子一样朴素清宁温暖。

五代南唐诗人李中的《冬日书怀寄惟真大师》,简单的几句诗,却细细描摹出一幅暖暖的冬日生活图景。他写道:“落壁灯花碎,飘窗雪片粗。煮茶烧栗兴,早晚复围炉。”

灯花细细碎碎落下,窗外下雪了,雪花到处飞舞,粗粗硕硕的,这是一场大雪呢。严寒的天气里,从早到晚就安安静静地坐在屋子里,围着炉火,兴致盎然地煮茶,再烤上一些香甜的栗子。炉火边暖暖的,一边喝喝茶,一边吃几个甜糯的栗子,简简单单的生活,氤氲着芬芳和甘甜。

“落日疏林数点鸦,青山阙处是吾家。归来何事添幽致,小灶灯前自煮茶。”这是宋代陆游的《自法云归》。每当冬日傍晚时分,从外面归来,走在那条悬铃木林荫道上,往家赶,西边的落日隐隐约约还能看到,一弯淡月已经挂在了树梢,我就常想起这首诗。

闲闲淡淡的落日,稀稀疏疏的树林,枝上栖着几只寒鸦。很快就能看到我的家了,就在那青山连绵处。回到家有何事能让平淡单调的生活变得有趣雅致呢?那就是点亮油灯,烧水煮茶,惬意闲适地喝一杯热乎乎的茶。

我们向往生命的诗和远方,却更热爱家中的这壶热腾腾的茶香。即便城市生活,早已没有了炉火的存在,但我们内心里却拥有着煮茶的闲情雅致,哪怕只是用玻璃杯,倒上一撮茶叶,泡一杯最清简简的热茶,坐下来,喝一会茶,看几页书。这片刻的宁静和轻松,仿佛让粗糙的生活有了一层光芒和诗意。

读到明代董纪的《雪煮茶》,其中一首这样写道:“梅雪轩中雪煮茶,一时清致更无加。销金帐底羊羔酒,莫向陶家说党家。”煮茶这件小事里,藏着一个人的可爱有趣。

在梅雪轩中用雪水煮的茶,喝起来清雅无比,没有什么能比得上的。就是华丽帐子里的美酒也比不上,不要对着陶家说党家的事,闲说是非,喝茶就要安安静静地喝,才能品出茶中真味。茶令人心思简淡平静。就像这漫漫冬日一样,端一杯热茶在手,望着窗外白雪茫茫的世界,那般静谧安然,很多事也就看开了,不计较了,只欢喜喜品味眼前这杯热茶的暖 and 香。

陆游也有一首雪水煮茶的诗《雪后煎茶》,更有意思了。“雪液清甘涨井泉,自携茶灶就烹煎。一毫无复关心事,不枉人间住百年。”把茶灶都搬过去了。煮茶喝茶并不是附庸风雅,而是生命的真性情、人生的大智慧。

赏器品茗

闽地茶器之灵

■林莹

闽地多山,山岚氤氲,便生嘉木。茶树的根,深深扎进岩石的骨缝,吮吸着天地间最清冽的岚气与最幽微的月华。它生得倔强,亦生得清绝,仿佛将云雾山峦的魂魄都敛进了卷曲的叶脉里。然而此等山魂岩魄,终究需借一器一皿,方能令茶魂从草木形骸中苏醒,化作人间喉舌间一道幽泉,心尖上的一缕灵光。

闽人饮茶之器,当数建盏最为奇绝。我幼时初见建盏,觉得它不过是一只粗拙的黑陶碗罢了。然而在武夷深壑,老茶寮的昏灯下,看滚水倾入那乌沉沉的盏底,奇迹便在刹那间活了——那铁胎乌釉原是沉沉夜色,却在沸水的激荡下,骤然浮起一片细密金丝,如兔毫初生,柔柔地随水波舒卷游弋。有经验的老茶客袖手微笑:“此盏有灵,沉眠于窑火千年,非得滚烫的茶汤,不能唤醒这一盏的星辰。”

建盏之奇,乃天成之秘。兔毫纤细如初生之羽,油滴浑圆似夜露凝珠。更有曜变天目这等神品,釉面流转七彩光晕,宛如将整个星河的幽微私语都封存

其中。那是窑火与釉药在绝高处一场无人见证的秘戏,非人力可描摹,亦非匠心能强求。捧盏在手,如托一方凝固的深空。遥想宋人斗茶,雪白沫饽浮于玄黑釉面之上,分明是一局以天地为枰的棋,一黑一白间,胜负已在宇宙的呼吸中落定。掌中一盏,便接通了千年风雅。

而德化白瓷,则如月华初降。若说建盏是夜色深沉,那德化白瓷便是月魄凝辉。其白并非刺目之白,乃是温润的象牙白,羊脂白,胎骨细腻如处子初雪,迎光微透,世称“中国白”。尤以观音塑像为绝,衣袂如云水飘举,低眉垂目,莹莹釉光自那慈悲的眼睑间流泻而下,静默中已度尽众生悲欢。观音手持净瓶,瓶中无柳枝,却仿佛盛满了大千世界的清露。这般素洁的白瓷承托着滚烫的岩茶,茶汤是沉郁的琥珀,茶盏是温润的凝脂,一刚一柔,一浓一淡,竟在茶烟袅袅中,无声地调和了天地间的阴阳二气。铁观音的茶汤注入白瓷,愈显其净;白瓷映衬茶汤,愈彰其醇。茶烟起时,缭绕着观音低垂的衣襟,恍惚间,那悲悯的

目光也落入了茶汤——茶烟与瓷光,俱成了无言的禅偈。难怪德化瓷塑观音常端坐于茶席,茶之苦韵与瓷之莹洁,原是同参一味菩提。

茶器与茶,在闽地早已超越了唇舌之欲。建盏的玄黑深邃,是大地捧给茶汤的庄严庙堂;德化白瓷的圣洁温润,是匠人献给清水的水月道场。武夷岩茶的岩骨铮铮,是群峰赋予草木的傲然诗篇;铁观音的兰香清远,是空谷凝结的天然绝句;白茶的山野清气,则是云雾写给晨露的素白信笺。当滚烫的山泉注入茶器,当卷曲的茶叶在热水中徐徐舒展、复活,一场跨越千年的对话便开始了——器与叶,水与火,古与今,匠人之心与山川之灵,皆在氤氲水汽中化开、交融、低语。

捧一盏在手,啜饮的岂止是茶汤?是山水的魂魄,是窑火的精魂,是匠心的脉动,更是这烟火人间里,一份沉静悠长、足以抚平岁月褶皱的慰藉。茶烟袅袅,是山川不散的魂魄,幽幽地,在杯盏间,在唇齿间,诉说着天地间永恒的寂静与回甘。

名山与茶

禅茶一味天心寺

■黄贤庚

天下寺院众多,与茶紧密相邻者鲜见,而位于南平武夷山的天心永乐禅寺当属其一也。

天心寺是当地人对天心永乐禅寺的简称。禅寺的始建年代已无从可考。初建时因其位于武夷山之中心而得名山心庵。明嘉靖七年(1528)道士韩洞虚重建,改名天心庵。清康熙年间(1662—1722)高僧铁华上人的弟子果因和尚重光这一名构,改称天心永乐禅寺。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福州鼓山德容和尚临此任住持后,大兴土木,广增佛殿、僧舍、斋堂等设施,并辟地种茶,兴建茶厂,制作茶叶。是时,僧人多达百余名,香火兴旺,诵经之声绕梁,晨钟暮鼓传山间峡谷,信徒香客络绎不绝,名声远播,盛况空前,故享“华胄八小名山”之誉。

天心永乐禅寺与岩茶渊源极其密切。旧时,武夷山中的寺观大都以茶为

产,天心寺则是其中典型,据1940年的一份调查,其茶叶总产量达630公斤,系岩上诸厂之冠,驰名中外的九龙窠大红袍为其所有。寺中的茶厂,有手工制茶的做青间、炒揉间、烘焙间等,一应俱全,还建有一座待客品茗的雅致楼房。

明末清初,一批闽南籍僧人择武夷山寺庙遁迹修行。著名僧人释超全常入天心寺,亲历茶事,作《武夷茶歌》,首次写下“岩茶亦渐生”之岩茶品类,显露出“岩茶”端倪。不久他又作《安溪茶歌》,其中有一句“溪茶遂仿岩茶样,先炒后焙不争差”,点出了“岩茶”。

民国二十七年(1938)时15岁在天心永乐禅寺受戒、充当方丈侍者的莲枝师傅,曾有幸随方丈去九龙窠采摘母树大红袍。据其追忆,出行时敲钟击鼓,全部僧人送行,采茶前供果、点香、燃炮、献祭文等,很隆重。如今,莲枝师傅已圆寂多年,他的这段经历

成了武夷山茶文化的一部分。

那时天心寺的僧人,参与管山做茶,以茶为产,以茶礼佛,以茶解困,以茶养身。

后来,经过佛学院学习的泽道师傅,把“农禅一味”作为必修之课,带领僧人挖山、锄草,观摩历练采摘、制作技术,并以茶礼佛,以茶参禅,以茶解困,以茶待客。随着时间推移,僧人们对禅和茶的关系有了更多感悟。泽道师傅认为:禅的本意是静虑、修心、觉悟,僧家通过诵经、静坐、面壁、闭关来思虑道理,提高自身修为;岩茶本为一种植物,其嫩叶通过人工制作,成为饮品,其具益思、静心、明目、提神、保健之效。其性温不伤胃,可久喝,而且味正幽远,益静思,有助参禅。反之,禅的静虑,也有助做茶:如做茶时心要静,神要清,人要勤。

禅茶一味,天心永乐禅寺在践行。

科技与茶

茶叶农残实现精准快检

■兰若汀

近日,据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茶叶专业委员会官微引述华中农业大学园艺林学学院的消息,该学院在茶叶农残快检方面的研究取得了重要进展。

华中农业大学园艺林学学院、果蔬园艺作物种质创新与利用全国重点实验室倪德江教授团队张德副研究员和余志副教授在国际学术期刊Chemical Engineering Journal上在线发表了题为“Engineering of a magnetic dual-signal

SERS aptasensor for the ratiometric detection of acetamiprid in tea samples”的研究论文。

该研究以茶叶中农残啉虫脒为研究对象,联用便携式拉曼光谱与生物适配体技术创新性地制备了一种具有高效磁性的双SERS信号(表面增强拉曼光谱)适配体传感器,并以此构建了一种能够在茶叶复杂基质中实现啉虫脒农药分子特异性捕获、富集分离和SERS信号比率快速检测的方法。

在最优条件下,该策略能够实现茶叶中啉虫脒农药在10~4mol/L至10~10mol/L浓度范围内的快速检测,检测限量可达4.75μg/kg,远低于中国和欧盟规定的最大限量标准0.05mg/kg。在实际茶样检测中,该策略的检测回收率在82.41%至94.17%之间,与传统HPLC检测方法的相对误差在3.23%至12.51%范围内,具有较高的检测准确性和特异性;检测时间可以控制在10分钟以内,大大提高了检测效率。



扫码可读更多文章